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東塾讀書記

(下)

陳澧撰



東塾讀書記
(下)

陳澧撰

國學基本叢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祥

六五九上

撰者陳澧

發行人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發行所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記書讀塾東
冊二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澧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澧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漢書藝文志七十子後學者記。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謹慎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尚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又周坐戶詔侑武方一節郊特性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又凡養者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王制同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尙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圖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殫然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况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澧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既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

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

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也十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於先王王翼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澧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澧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澧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

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〇衛氏集說因學紀聞皆引朱子說澧亦謂瓚說是也。蓋曲禮散失，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

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答北宮鑄之說略同。孔疏引鄭答臨碩云：孟子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圖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澧

謂月令即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圈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霍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時尙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冬行春政則耗行夏政則露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十四十三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不能舍此實據而以空言歸之周公也惠定字明堂大道錄必以爲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載冒爲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詆

鄭君至此鄭君果有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聞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每一節皆言死言葬言墓言祔至狗馬亦言死惟衛獻公出奔一節不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爲凶禮也奔喪是儀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則喪禮之變投壺則輶射禮爲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耳

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灑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慚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祧壇壝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最大

祭法夫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三策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又如說鬼氣蒸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性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夫人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

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醴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則論禮樂。論孝論。尚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合成篇者也。禮記多集合成篇者。文王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旬。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謂。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合成篇之跡也。

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卽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諸義之發凡也。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凡也。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禮儀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之體又不同。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予以愛之。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也。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鄭注云。此句似不

聞之誤也。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仲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坊記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與論語稍異。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鄰下。以養父母日嚴。亦謂事父母也。鄰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澧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幂。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澧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十六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微聖篇未嘗有譏議之語。來鵠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義

說則直加排斥矣。程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卷十七張橫渠則云：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慎，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衛氏禮記集說統說錄之○宋玉海卷五十五亦載此事又載祥符二年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閣門辭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篇如此宋史高開傳云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閱奏儒行詞說不醉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譏議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澧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曲禮云：博讓亦意。范武子注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說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僖三十一年注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論語皇疏云：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云。先橫着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雖有是處，亦瞞過了。曲禮云：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情狀，大略如此。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辛苦，創闢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蓋乎古之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未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鷺蟲摶搏不程勇

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澧謂注說未安疏以爲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鷺猛鳥獸之攫搏不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廬陵胡氏曰鷺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儒自爲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圖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並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此儒行之篇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饑見魏文侯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闔非師祖製作以爲模楷者乎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引澧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人之言而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爲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見書儀卷四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云溫公論政以學爲源劉道原墓志銘澧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

無他術也。卽所謂論政以學爲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其註。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澧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致知也。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卽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朱子補注分別心所趣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澧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阮文達公題凌次仲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朱子語類云。甘節問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卷一百十五。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

治經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當時所習如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游之類澧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似非退息必有居學則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時教乃未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歛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澧謂近儒皆尙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卽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入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卽禮學也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此習聞道學家之說而未識古義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澧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爲後儒所嘗議澧案豳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嘗議矣